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一

移宮

御史徐景濂奏曰移宮一節久懸中外之
疑微臣一腔熱血欲灑久矣謹冒死上言
之無謂可乎蓋當

鼎湖再泣

寶御未登郎煢煢

孺子靡怙靡依夫原無嫡庶少長之嫌不借羽

逆案不謹



翼定策之力儼然

宗廟

社稷之共

主也

選侍雖鍾愛于

先帝曾受護持

太子之托然非

兩宮比也館于別殿則名分肅體統正

祖宗家法宜爾令諸臣行所無事輔

冲主以孝治豈不成清寧乾坤哉彼孑然一嬪

呱呱一女逗遛不遷者何故空戀

冊妃之

遺命也抑有要挾之陰謀耶宮中一段真情景

亦惟我

皇上自知確獨斷明中貴之口臣察之耳皆風

影也自垂簾語出而

內廷闕然矣促移宮者輒攘爲竒功矣自李
黨語出而外廷闕然矣言加

恩者幾中以竒禍矣嗟乎此禍根也無亦王安
之煽搆簸弄邪臣狐媚而不自醒耳總之
未移以前爲

國之念同殷旣移以後居功之情太躁致有
互爭釀成多事而做李家官喫李家飯此
等市僧語可溷

宸聽乎可汗大臣齒頰乎

上下所司曰

先帝聖德考終中外所知併宮闈等事皆朕所
親見日來紛紛疑議殊不忍聞這本說的是
實錄纂修在郎着宣付史館

史臣曰藉口垂簾攘臂定策漣等心
事路人知之自賈繼春處人皆箝口
而不敢言矣景濂慷慨昌言直抉諸

三朝聖訓卷之三
三
姦之隱遂使

聖心頓悟史館立宣彼猶敢以紛紛疑議再瀆
宸聰者真萬世之罪人也

給事中方有度奏曰日者臺臣徐景濂疏
而票擬者欲宣付史館似若以史爲一人
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必核一時
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所不
能私筆削亦人主所不能私是非者也今

東林

宣

宮闈等事

皇上所親見是矣正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宣泰昌元年九月無
選侍毆辱之

聖諭乎天啓二年六月無

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是數者盡屬烏有也煌煌

天語籍籍人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固知史臣
必不能一筆抹殺若使奉前後

旨並書也則一事自相牴牾何謂信史臣所謂
票擬不可不慎者此其一也

上曰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事直書李可灼已
有旨處分移宮亦曾奉傳諭何必爭論這所
奏併付史館參酌

史臣曰史以傳信非以傳疑

皇上既曰宮闈等事皆

朕所親見日來紛紛疑議殊不忍聞則移宮之

真僞是非從此定矣而有度必欲執

王安之矯

詔實毆辱之事以成謗史獨何心與

給事中沈惟炳奏曰九月二十八日抄到

聖諭有云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十二月初十日又抄到

聖諭選侍殿崩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宮眷時來探聽不許朕
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不知此兩

諭旨真耶假耶如以爲假則克纘之言是也如
其真則

皇上必非無故而傳殿崩之

旨且

英明天子恐亦非權璫媚臣所敢僞捏克纘是

何肝腸乃欲匿

選侍之凌虐

聖母之怨讐是何膽力乃敢以臣子之逆辭奪
君父之哀告且是兩

諭皆爲移宮發者也臺臣左光斗先是肅清宮

禁之疏內有武后之禍立見于今日之語
臣彼時尚疑此言不無太甚後讀

聖諭則光斗危言捧日殆有先事之憂焉非過計矣而臣同官楊漣則䟽蚤清宮禁後䟽敬述移宮始末中間竭力憤爭委曲調停一段事情不過一時忠愛至情迫切不能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爲己功而後乃有居功之說此胡爲者漣而果居功也何去國之身似葉而罪之者必無已耶上詔所司曰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

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愬然爾們當仰體朕意不必多言敢滋疑議

史臣曰母子之情出于天性

皇上大孝純篤果有氣毆之事豈肯旋宣而旋世宗人數諱之一時傳諭不無忿激斯言一出

中外釋然矣

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

議曰
皇上登極年已十六與

世宗入踐同歲一
選侍垂簾意欲何爲說者謂與封后總一機
關非臣等所敢知倘二事有一得行不知
朝廷作何景象從哲雖有二揭一遲至二十日
星等一遲至初五日豈總歸枯苑之想乎繇令
念而觀封已停宮已移往事若可無論然皆

藉

天地

祖宗之靈與禮部臺省之力從哲以
顧命元臣游移于可否緩急之間若有若無若
痴若黠臨大節而不可奪無望矣且以封
后移宮二事合于進藥一事不知萬世春
秋之筆當從哲爲何如人也
侍郎張經世陳邦瞻議曰

貴妃之封后

選侍之移宮從哲雖以二揭藉口然味其語
意意即從哲不能自解而欲人代爲從哲解不
可得也夫

帝崩而立后其自古未經見之事豈待查例而
後知其有無哉從哲不于此時封還內降
引義力爭而汲汲傳奉下諸禮部若禮部
之奉行復如從哲則事遂成而不可挽矣

呂武之禍能保其不再見乎夫以封后必
待禮官之迫而後上以移宮必待言官之
迫而後行從哲各以一揭塞責輔臣所居
何地而舉動若此其又何詞以自解也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議曰

李選侍以侍嬪居

乾清非制也况雄據于

新主御極之始乎倘非科臣楊漣之力爭內寵

並后其漸可長也

史臣曰此戶兵刑三部卿貳議單也
國有大事身爲大臣不能持正論以
杜羣囂則亦已矣而一則曰垂簾意
欲何爲一則曰武呂再見一則曰內
寵並后在慎行之邪說助漣與光斗
之餘波曾不顧其言之謬戾不倫也
諸臣于是乎失大臣之道矣

王逆案
鄭在林

少卿朱光祚韓光祜王紹徽耿廷栢鄭三
俊議曰移宮必待同朝之併力合詞而

乾清始正倘諸臣終不得關其說舊輔遂聽
之已乎所謂碌碌因人焉用彼相者斯亦
千萬世之罪人也

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
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
金柯景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議曰移宮

垂簾兩事呼吸而變霜露頃刻而關安危
此乾坤何等時舊輔俱優柔觀望不勇決
剖陳利害及衆議逼迫而始以一疏了事
古大臣立談之頃而奠神器于泰山之安
者舊輔聞之當媿死矣

史臣曰

選侍受命

皇祖撫育

冲聖一旦

皇考賓天熒熒無倚卽宮不遽移何至輒關安
危乃令之移則移令之卽日移則卽
日移猶且張皇其詞文致其罪擬以
古今不數見之事抑獨何心與
鄭三俊又議曰移宮之揭繼臺省而上當
日情事臺省爭之甚力舊輔反若受成者
然此何等時優游觀望豈托孤寄命之丰

采人不能不疑舊輔深也一悞也

給事中趙時用議曰

貴妃之必不可封移宮之必不可遲此明白
易見之事而舊輔一味依違無能早決郎
有奏揭當落人後大都緩急不得力久爲
言路所指摘而今俱已定無所事更議矣
給事中甄淑議曰

一聖相繼賓天小人女子得以乘隙互恣賴

皇上多福匡持有人旋卽帖然人情席今日之
安而忘昔日之危遂未及致議然良心固
未泯也垂簾之造禍代有覆轍人人知之
也豈秘閣元揆獨不知乎雖曾具密揭而
議論已落諸臣之後徘徊猶在恩怨之間
矣

給事中薛文周議曰封后議

謚移宮三事議

謚則舊輔爲之后之不終封宮之終必移則非
舊輔能止之能促之也諸臣疏與舊輔之
揭先後日期自明也

給事中周朝瑞議曰移宮一事

皇上當日所自見自歷不知今日亦能自明之
否顧欲臣下明之乎恐千古沉寃終在此
一案也使當日垂簾之謀遂成又不卜今
日之乾坤是何光景

史臣曰移宮一事原

皇上所自歷亦惟

皇上能明之故

雷霆一震羣小伏辜不令

選侍抱千古之沉寃也

給事中霍守典議曰封后也而浪傳擬

謚也而妄議移宮也而怠緩苟非包藏禍心何
其大事糊塗若曰別無媚腸豈盡不學無

術正與進藥一事大抵一副心腸所當並觀而合議者也

史臣曰挺擊紅丸則曰一條線索移宮進藥又曰一副心腸深文一至于此語云陷文不可脫筆舌可輕易乎

哉

給事中劉弘化議曰

選侍占住

東林

乾清宮于指日晉陞故不肯數宮而擇日登極之時豈容躊躇事而姑待外廷開端僅托內侍爲諭此其意可勝誅其罪可勝道乎若如道路所傳勢成騎虎力借連雞仗宵小之邪謀翻移宮之定案則惡極罪大公憤愈深恐非舊輔之福矣

史臣曰天下事惟光明正大自無可翻亦不畏人之翻移宮一案棄

東林

先帝之遺命虧不貴人乞職等官一奉東
皇上之孝思正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勳忿者陰曠一消天討罔赦非人之翻之
小之乃諸臣之自爲可翻耳弘化此言豈
亦神先告之乎

給事中沈惟炳議曰

冲聖登極事在

先帝晏駕之日從哲赳赳不肯進宮而科臣擁

之使進

李選侍久據

乾清從哲不急請移出而科臣大叱忿爭遂

有蚤清宮禁以正分位之疏臺臣有肅清

宮禁以安

宗社之疏大小諸臣先後急請若不能頃刻待

皇家者而從哲泄泄如也此皆薄海共傳無容

議者想從哲于婦寺諸輩香火情濃不及

照管

皇家事耳

宮門何地而擁之使進

選侍何人而大叱忿爭欲以彰漣之功而不

薄

李給事中薛大中議曰

選侍移宮一事當時中外喧傳有垂簾聽政

之意從哲身受托孤寄命之責大節不奪

此其時矣若何濡忍不前怯懦不力越趨

觀望于其間想劉李之姦珠寶之藏恐非

無因鬚眉丈夫不有所以柔之胡爲乎繞

豸指之若斯耶

貴給事中張鵬雲議曰封后移宮二事倘非

禮臣科臣之力爭不知從哲欲何爲乎有

禮臣科臣之力爭爲從哲者得無愧死乎

東林

東林

御史王遠宜崔呈秀周邦基楊新期李懋
芳朱泰禎議曰
貴妃之不可封后也
選侍之當移宮也
但當機執奏爲是乃一具
揭于禮臣爭執之後一具揭于羣臣爭論
之時雖事期求濟無論遲速然見已出乎
人後議應叢于已身不備封后
江日彩議曰
貴妃不可封后
選侍急當移宮
從哲觀望遜避見義不爲事
成則已居其名事不成則已得免于禍未
免有機心焉

倪應眷議曰
鄭貴妃之未后也

謚之改而宮之移也始或牽于私昵終則束于
正論臺省之交章足據千秋之是非自明

李時榮議曰移宮一事從哲不能首先昌
言直待九卿言官之請尚遲迴未決進退
越趨郎非有交通內廷之心亦無見義必
爲之勇處分大事此等糊塗縱有揭催亦
所謂碌碌因人成事者也

陳保泰議曰

李選侍不肯移宮請立
貴妃天地間一大奇變也臨終

遺言衽席之私婦寺之姦固或有之假使當是
時或曲遵

遺命不一救正又或處置過當大至決裂能無

先人之德否無傷

先人之心否今

宮闈之內肅清雍和大小無間雖我

祖宗家法森嚴而

兩朝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孝至謂至矣何也
官所謂孝者正是以前人之德爲德以前人
武人之心爲心不在區區一從違之迹也臣竊
謂今日但當潛消

中壺隱憂政不必追論封后移宮已事此又

憲命根本之慮已

陸獻明議曰

貴妃封后

選侍移宮從哲曾無一言之侃侃先寢僥倖
黜之圖曾無一字之錚錚首紆忠忿之抱正
色立朝之謂何

張汝懋議曰封后事出創聞亟諍奚煩于

查例

選侍迹類逼尊速移寧俟于須臾自先後疏

宗師揭相繼陳奏

聖明仁孝隨事允行使實

盛典快覩隱禍潛消此實

宗社有靈臣工胥慶矣

溫臯謨議曰移宮各款初雖依違後各救
正原因紅丸事追論則直從李可灼一案
分割明白以決千秋之疑可矣

沈猶龍錢士貴議曰

選侍移宮係

貴妃得封一月後事也先是禮臣抗疏與

皇考納諫之語曰

選侍宮中豈不熟聞况乎位號輕于妃屬事

體大于進封彼以

皇祖治命而不敢承此以潛邸私恩而乃敢冀

臣固知

選侍之無能爲也垂簾創舉斷乎必無卽有
姦萌一言可折相臣當日急急力爭亦是
尋常守禮未足誇功夾日乃以泄泄之容

處羣疑之會委蛇進揭似不欲爲大義首
事者然何以厭羣望而帥庶僚也
吳姓喻思恂樊尚璟議曰封后移宮兩事
俱固

宗社安危介在反掌夾日孤忠定變呼吸從哲
泄泄視之若有意若無意如此行徑是何
心事從哲愈無以自解矣

皇
蔣允儀議曰

貴妃停封

選侍移宮一事千古綱常名教所關不待智
者而後辨閣臣依違首鼠欲却欲前無柰
禮部之執奏而姑爲從吏無柰科臣之詰
責而勉爲催請明明佐逆步步黨姦而禮
臣第以漫無主持濡遲不進相責猶寬之
矣

楊維垣議曰進封移宮舊輔雖各有揭而

出或人後或與人偕出大臣矯矯丰裁詎
當如是

姚應嘉議曰封后之不能卽時執爭也移
宮之不能刻期督催也此皆舊輔見事未
敏任事少斷誠無以謝人言然夷考當時
禮部爭封䟽入

先帝降旨數十言促令具儀速舉閣臣竭力陳
其不可事幸終寢

先帝晏駕之後閣部臺省各䟽請移宮數日未
動至初五日輔臣復具揭立催遂得卽日
搬移以叶次日

龍飛之吉此亦舊輔事中顛末持議者當參稽
焉

施樑議曰宮之不可不移也夫人而知之
也當

鼎湖初泣四海攀號况素持巾櫛之人五內亦

自崩痛時既出于倉卒勢難辦于咄嗟卒之初六

登極而先日搬移似于

大駕還御無悞也不足爲深尤也

吳其貴議曰傳封何難一語辨折如李文靖引燭焚劉美人之詔乎移宮何事遲疑再三獨不見袁盎在文帝前却慎夫人之座乎

侯恂議曰移宮一事

宸極正位而敢懷暗奸之謀從哲詎不知其不可哉惟是徘徊觀望實有依阿嬖倖之心而又無如迫于衆議何乃不得已而具揭耳故使當時科臣之爭不力移宮者未卽移矣而謂少遲不妨抑思何事而可少遲乎愛從哲者不能爲之解也

尙書張問達等會奏曰

三朝要典卷之三
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羣臣于

皇考鼎革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闈者猶攔阻臣等排

闥進哭臨

皇考畢卽請叩慰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畢人心洶洶始定臣等相目視

遂擁護我

皇上出

乾清門外坐素輿扶迎于

文華殿先叩慰

皇上卽正我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

慈慶宮偶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啓

李娘娘臣與諸臣卽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

選侍內使輒去臣等與合

朝臣議我

皇上登極又議

登極日卽應住

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部九卿等臣卽公疏奏

選侍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奏移宮輔臣遂

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卽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
猶以輔臣之奏不毅然先爲諸臣倡也儻
其時非諸臣共持大義急奏搬移如再稍
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弄威福又將如

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史臣曰自會議之說起一時臣工左袒楊漣左光斗者十人而九折衷持衡明剖是非入告

皇上則問達等事也而

乾清混居竊弄威福等語則依然慎行之邪說而楊漣等之唾餘也附會無稽之

口反滋不了之疑國家亦何賴有此大臣而取此會議爲哉

七月庚子太常寺添註少卿高攀龍以孫

慎行論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

從哲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乃在結交鄭

國泰父子謀危

先帝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于文昇之藥皆方從哲左右之而復有大亂如黃

克纘者論

夫選侍一事混白為黑指鹿為馬數於千文是

皇上不多講書精義理此心不明之故因陳

聖明務學之要以定致治之本其論黃克纘曰

選侍一事

陛下念

聖母則宣

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

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

為

聖母隱諱則為孝明如

聖諭以為假捏忠如楊漣以為居功人臣避居

功甘居罪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

道也不可不明也奏入

不聽

缺頁

癸丑孫慎行罷

史臣曰慎行自佐三禮郎倏然以來
日虞淵自居迨被臺臣糾彈屏郎林
臯毒心愈熾故一入春明而綱常大
分宜明之䟽出矣藉口弑逆欲加輔
臣赤族之誅附會垂簾忍出

高皇血食之語姦謀未售托病言歸其黨人猶
且擁戴不休枚卜首列向非

宸衷獨斷其興大獄禍正人虧損
聖德溷亂信使可勝道哉

九月辛丑

上諭禮部

光廟

選侍李氏冊封爲

莊妃禮部擇于十二月初三日行

冊封禮

史臣曰是舉也於

先帝爲孝於

信王爲友

皇上真人倫之至堯舜之心也

壬戌御史張修德請召還賈繼春疏曰

皇上登臨之日

李選侍不過一

先朝嬪御耳其當逡巡移宮也避

至尊而嚴大分無論舉朝知之卽繼春亦明知
之而明言其當移者及俛首移宮之後名
已正分已嚴矣念

先朝則當念

選侍念

選侍則當念幼孤之

皇妹故愀然于

皇考在天之靈而惻然于

椒宮寥落之子母

皇在之事亦

皇上之寸衷脉脉縈迴而不能旦暮釋然者然
惟

皇上知之而在

廷臣子或不能知繼春亦不能知也中外喧
傳人言嘖嘖如繼春方欲有言而又有激
之使言者于是轉激悞

選侍方安于泰山而誤以爲臆飈不寧

選侍方享

御食居深宮母子相依融融歡娛而誤以爲
憔悴孤苦旦暮不生則

聖衷安得不赫然怒而繼之以逐也然

聖衷怒而繼春之心益不白矣昔者曾參孝而
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而天下願以爲臣
繼春之忠豈讓子胥而其欲成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一
三
陛下之孝豈欲出曾參下哉

史臣曰

世宗朝諸臣議禮未決蔣冕曰臣欲望

陛下爲堯舜

肅皇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言定父子

之經立綱常之極今

先帝遺命在耳何不以堯舜之孝弟成就

君德而偏欲傳風影之疑開

宮闈之釁是可忍孰不可忍修德之救繼春

言婉而意切矣

癸亥二月癸亥給事中王志道奏曰臣頃

報

命途中見會議禮卿一疏不覺慨然曰爭此于

神廟之朝則爲國本爭之于

神器再傳之後何爲乎爭此于

光廟顧命之際則爲預防爭此于

大寶久定之日何爲乎則曰爲

兩朝實錄也嗟嗟不念及此則已苟念及此寧
不恐傷

神祖之明有害

先帝之義乎哉大抵古今事變皆當揆之以人
情況

君親骨肉尤當以情量當萬曆中年

冊立遲遲因而起母愛子抱之疑者人情也

先帝之于

皇上則無間然矣何也無母愛子抱之隙也無
冊立遲遲之請也不待分封之國而後曉然也
垂簾二字又非

玉几之命也非出宮掖之口也不過臣子設爲
不必然之慮激切及之也不意喜事者遂
從而實之甚至謂實出

先帝意者臣之所大痛也

先帝臨崩何醇醇以李氏爲托乎此又人情也
士大夫有無子之妾身後有不願其得所
乎若當時所傳封妃之

諭與

神宗立后之命則殊矣自古未有一帝一后而
不立妃者

覃恩遍天下而當時從龍之人何不可一霑位
號今已次第

冊封向者禮部之

諭自當已日舉行臣又何言臣誠見景濂首發
大義震醒人心今日驟以內察外遷不知
何意况

聖代慈孝卓絕前古視之漢初事正相反豈可
傳合疑端若將耆艾徃事而後快心者何
可訓也語云好名之害使人不知有
君父而無

君父之禍皆起于見

君父有不是處若

先帝之于

遺命一傳一止

皇上屢

諭愛敬李氏之意未衰此皆

帝王之盛美仁孝之極思臣子幸得將順又可

導之以刻薄乎臣恐天下以景濂之處遂

廢景濂之說

兩朝實錄必至如宋人燭影斧聲之疑未有已

時也

史臣曰孟軻謂君子之事君也務引

其君子當道志于仁而矣垂簾之說

借危辭以快夙憾而姦人視爲竒貨

交結權璫百計以傾

選侍當是時也

三朝要典卷之三
玉几遺言委諸草莽

璇源若息危若朝露

皇上屢

諭愛敬李氏之意不衰滿腔惻隱于骨肉倍加

親切諸臣不思引之以曲全

盛德是誠何心哉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一終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二

移宮

太僕寺卿高攀龍書曰垂簾之說出白

皇上何嘗薄待

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

王選侍賈繼春之揭當時自有誤之者繼春所以自悔爲人所誤也志道言孝經之尊親

不言春秋之亂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

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

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往時諸臣

專以門戶錮人謂東朝為大東謂東林為

小東凡有切

宗社之憂者輒目為大東之黨而大東之黨必

歸之小東彼所為門戶者如此志道尚忍

循其口吻乎

史臣曰垂簾之說出姦臣之捏造而

攀龍必曰出自

皇上其矯誣不忠亦太甚矣且賈繼春未嘗悔

而必誣之曰自悔是援儒入墨也王

志道言父子之親正以明君臣之義

而乃曰亂賊喜而忠義懼是錮人作

海東四罪一
疏真不悔矣
而東林君子
初時亦以繼春
和而不同且信
其為人所誤
不亦愚乎

忠義也且攀龍將以美觀其賊人
選侍爲亂賊乎抑以安賊
選侍者爲亂賊乎至于大東小東之言出而
真情迸露矣然則諸人所以借題生事者
不過以張東林之幟耳豈顧父子之親君
臣之義哉

給事中王志道復書曰垂簾二字見于章
奏亦見于

聖旨見于章奏則前疏所謂設爲不能之慮激
王上切及之也見于
聖諭則

皇上近來屢
旨旣明言一時之
諭不無忿激矣此何不可將順必欲舍後命而
聖意執前言乎前疏斷之以人情者又未可破
也賈繼春之揭正欲不薄待

選待據來書既以不薄待爲是矣上合

聖意下合輿論當日何誤今日又何悔哉繼春
而不悔其言其人皆是也繼春而悔非也
其當時之言是也忠孝何可假人繼春悔
皇土不悔不可知若欲志道效繼春之悔必不
聖縮敢也若謂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

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天下事苟
悖萬世之經又何可爲一時之權耶東朝
之黨必歸東林大東小東並提作對何處
得此不臣之語而稱之果見何人章奏果
出有人書札自可據而誅之若無所據豈
可自標以爲佳語耶

史臣曰自孫慎行倡起邪說高攀龍
尤以劇談雄辨佐其兇鋒舉朝曾無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三
四
敢矯其非者志道獨持大義奮然力
爭至于悖萬世之經何可爲一時之
權二語尤爲不刊之論固宜攀龍噤
口結舌不能再置一喙也

三月癸丑御史霍鏌上言逆局屢易總此
線索一條而垂簾之覬覦復欲傳其衣鉢
乾清久據真可寒心向非楊漣左光斗諸臣
拼命力爭二三元老維持左右

聖明在御恩義兼隆臨機決策毫髮不爽天下
事且有不可知者此至今義士忠臣驚魂
未定每一追論輒至慨于亂臣賊子之猶
緩天誅思得一當以沐浴請乃無端而爲
開四面之網則臣之所大不解也

四月甲申大理寺少卿范濟世奏曰泰昌
元年八月

先帝違和臣以吏科隨九卿科道後面奏

先帝諭封

選侍且欲追封

選侍此

皇上之所親傳亦諸臣之所共見共聞者也至

二十九日再

召諸臣則

先帝病已危矣言

壽宮要緊言輔

皇上爲堯舜又言封

皇選侍夫

先帝召臣等凡三次矣無不以封

選侍爲言者卽彌留之際言幾不能出諸口

皇上猶惓惓言封

聖選侍不置臣有以窺其故矣蓋

先帝四十年青宮

孝元貞太后與

孝和太后相繼賓天朝夕承顏而侍起居者惟
式選侍一人號稱

聖意故平居將

皇上與

皇五子託其看管而臨危醇醇然以封

貴妃託

皇上并

諭諸臣也此真

先帝心上一件未了事迄今思之洋洋

玉音猶然在耳而

先帝不可復覩矣慟今曾幾何時豈

皇上頓忘當日之光景乎次日是爲九月初一

先帝崩臣等哭臨畢隨朝見

皇上於

皇乾清宮諸臣請初六日

三朝要事卷之三
七
皇上登極并請是日封日

皇選侍蒙

皇上諭禮部進儀注來看亦未嘗不欲封

選侍也迨後議論紛紛

皇上震怒臣是時曾有

先帝言猶在耳

王選侍封不可稽遲一揭欲出以王安居中用

武帝事煽禍興妖全在此人知時不可爲藏之

筭中臣在里中見

皇上有朕一時傳

諭不無忿激之

旨以手加額曰此

皇上天地之心也又見

皇上因

信王封東李氏爲

莊妃又以手加額曰此

皇上武周之孝也顧今日

莊妃所看管之

信王郎前日

選侍所看管之

皇五子也

皇上念

莊妃之勞故加封焉獨不念

選侍之勞乎而中

先帝遺命封妃則又惟

選侍之所獨有也臣昨歲入都正值

皇上舉第一公主之時因封其母爲

慧妃當

選侍生又不封不挂其母與其弟日因

皇皇八公主之時

先帝愛公主欲封

選侍其心與

皇上無異特詘於勢而未能行耳且

式皇入公主漸次長成矣異日婚配

皇上念骨肉之親勢不得不加以封位既封位

其女又不得不封其母與其後日因

公主之封以封

選侍孰若今日因

先帝之

命以封命

選侍可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可以明

皇上承先之孝倘使不封則

光廟實錄必書之曰

上欲封李氏爲

皇貴妃已擇吉具儀

上崩

太子停封不予如此則天下後世將謂

皇上爲何如主則
皇上又何以謝天下後世之口哉祈

皇上勅下禮部加

選侍之封位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移

公主於別宮以全

皇上骨肉之愛猶爲不遠之復不能因循而無
變計無論貽譏青史爲

皇上盛德之累卽使後日以今日爲家法則凡

愛如無子者將人人自危再加以毒璫

弄權表裏爲奸何事不有則

宮闈無窮之隱禍寧不自

皇上開之耶

上曰朕體

皇考遺念選侍八妹禮待供膳有加

累朝家法具有存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冊立

何云太子停封其原住宮燬根因自明何疑
人謀見住封人杖斷於封殿前
慈慶宮何云一號殿范濟世誕妄要名或有
受人指授情節着回將話來

史臣曰移宮一事在廷諸臣持正論
者僅黃克纘賈繼春徐景濂王業浩
等數人耳不旋踵咸被排擠以去乃

范濟世當虐燄薰天正人箝口之日
發憤上疏請封
選侍犯通國之怒而不顧至今讀其封章令
惠文人有餘痛焉耿耿孤忠真所謂百折
不回者矣

給事中阮大鍼奏曰移宮一案以臣子戴

天子以睿以端斷於中戴闕不心而去平
天子正天位萬世之大經也假令過垂簾不止
則言官齧粉矣然言者自不敢居功而不

逆案改美
贊等

可謂言者之身不危也移宮以後恩義兼
 天子盡楊漣與賈繼春所見未有參商無柰借
 天子繼春以齷漣者于中構鬪不休而去年繼
 春一疏其本心一盤托出矣大家為公非
 為私矣漣固宜大用而繼春安可不柱下
 惠文以展其用清時永錮
 聖心忍乎

五月乙丑御史宋師襄奏曰盜寶下獄黃

東林

克纘多方卯翼結為乾子得不死非劉朝
 所感恩而圖報者乎無何而以戎政

內宣矣毛士龍嚴為抄參

旨幾中寢非劉朝所頓足而切齒者乎邵輔忠
 乘機獻贄無何而以投匭削籍矣

南御史涂世業叅史繼偕疏云試問

先帝憂困東宮暨乎

皇上初登大寶此時羣陰密布中外危疑誰游

點將錄一
 有此盜此寶
 附和者豈非
 忠林

皇土國戚之幕誰奉教于里中司寇而以故有
恩者為授受符拚死戴主之楊漣何以去
之惟恐不速

七月癸巳御史李玄奏曰人知賈繼春之
為人誤不知陰陽挑激播散流言名為優
選侍之禮實以解鄭戚之危名為全

聖孝之大實以救劉朝之生以致繼春為風聞
所誤迄今罪璫再處救局轉新嘗有望節
鉞者反欲藉以為獵廕之階亦姚宗文之
流毒也

史臣曰賈繼春當舉國若狂之日發
憤上書力請篤厚

選侍一腔忠愛

皇考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有何誤聽玄乃以此
誣繼春并以誣風馬牛不相及之姚
宗文乎甚矣其巧借題目羅織正人

也

壬寅給事中曾汝召奏曰移宮一事人持一說幾於聚訟調

主少國疑之時忽有垂簾聽政之舉令人驚疑萬一牝雞司晨憑

先帝遺命以恣其所欲爲卽有忠計之臣傲夾日虞淵之故智亦已晚矣何如排闥而入若楊漣等力請移宮之爲見蚤也迨宮已移矣隙已窒矣倘尤追論不已吹毛求疵則於

聖德不無少累而且傷

先帝之明惟我

皇上俄焉轉念畧無執滯且恩賚視昔倍有加焉此一舉也

皇上明同日月斷決江河威迅風霆仁敷雨露可謂善處宮禁之間而備道全美者矣賈

繼春一疏不無過激以曲全

聖德俾

皇上追大舜之孝而成千禩之名亦忠愛之深
心而忘其戇者也當日之移宮爲是則順
從者爲非而信史之筆削可輕乎

史臣曰光斗輩亦明知繼春一段忠
愛不容抹殺必欲收入黨中溷白爲
黑而移宮之局始堅故或誣其悔或
詆其誤排之于前救之于後皆援儒
入墨之計也

御史楊方盛上言移宮往事

聖孝委由可謂盡倫矣而已謝言責之人且猶
媿媿不置也覆兩翻雲攪亂一成之局無
風起浪顛倒一定之評此何爲者耶

范濟世揭曰所謂局者何謂也豈移宮一
事亦有局耶豈居一號宮爲已成之局而

請移別宮者變爲覆兩翻雲而攪亂耶方

盛亦未見曰

聖旨矣

皇上之先移

選侍于

慈慶宮也使一號宮可居

皇上何必尋別宮使

選侍當居一號宮則亦終身焉而已

皇上何必更移之

慈慶且茲一移也

皇上斷之于獨行之于密不使臣下關其說不

令外廷與其謀

聖天子英明神斷真可爲堯爲舜度越千古矣

則職之請也猶覺落後一着方盛乃以爲

攪亂成局也無乃太板煞乎

丙辰范濟世復揭日記泰昌元年九月初

一日

先帝晏駕初五日

選侍移宮初六日

皇上登極此天下之所知也初二日吏部九卿

科道公疏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移宮知道了待擇

日即行欽此夫擇日而謂之待則是初四日

尚未定有日期也

選侍郎欲離

皇乾清以避

至尊然不得

聖旨將安適乎此亦事理之易見者謂公疏非

耶責在冢宰謂票擬緩耶責在閣臣謂擇

日遲耶責在欽天監此未可遽為

選侍罪矣觀初五日有即時移宮之

旨選侍不待從人不棄肩輿與

皇五子

皇八公主徒步入一號宮此足以明

選侍不敢抗

至尊以自便矣自古亦有宮闈亂政者其光景
然乎否乎不特此也當初五日早晨未移

宮之前職等科道三人候

皇上于

慈慶宮門外遇王安相揖言曰李娘娘只與

他一號宮不可與他

慈慶宮他就無權了李娘娘待敝道們怎麼
嚴的昨日有某人爲某事早晨跪至午間
還不叫起來昨又使人來請我我說請我
怎的我不去我不會得娘娘甚麼好處請
走了你我也不去又言

小主每日四叩又言傳盡了宮中銀子方肯
走哩又言欲職等代曹應奎上揭帖觀其

語意其恨

選侍不爲不毒然自數語外卒無一字及
選侍他罪者豈彼猶爲

選侍回護不欲盡言耶抑別無罪過可言耶
職謂彼興妖煽禍者以此至九月二十三
日去移宮已幾二旬以揭帖欲優禮

選侍始有

聖諭責備

選侍迫爭之愈急

聖諭愈嚴使非有揭帖相爭則

皇上相忘亦已久矣觀最後有朕一時傳

諭不無忿激之

旨則其情可見矣此皆有年月日時可考非浪
說也然職以爲

選侍郎有罪過

皇上果不能忘情臣下惟有委曲調停已耳迨

調停再三而
皇上堅不肯以從

冲主之性氣既不能卒平臣子之事主義不可
過激然後順

皇上之心以平

皇上之氣迫時日既久

聖意漸回然後乘機開導復請移宮復請加恩
如此則

先帝之遺令有終

皇上之孝思不匱庶前事可以結局不作

盛朝一缺事耳今

皇上初無一言且以三年久矣當時臺臣已有
仁至義盡之疏欲

皇上加恩乃至今而尚不欲人言耶言及王安
使羣起而攻之亦

熙朝之奇事矣

史臣曰

選侍當日移宮情景此揭更爲詳盡蓋濟世
方掌吏垣親承
顧命又目擊王安箕踞受揭之狀故追述往事
字字逼真非若他人逖聽風聞以意
爲附會者比也至以委曲調停則望
當事諸臣尤爲忠愛至論乃諸姦造
謀設阱愈毒愈深甚且借安

選侍以傾陷正人罪惡旣盈天網難漏諸姦
駢首伏辜又何足惜也

八月己未御史霍鏌奏曰

皇上聖神天縱其優禮
選侍一議久已洞悉于中外而猶一揭不已
再揭繼之再揭不已三揭繼之如范濟世
之所爲者夫濟世之一疏三揭無亦中有
物焉自欲言之耳誰能激之使言者且而

既知自處言之耳哉
選侍爲

先帝一寵嬪乎名位固未定也第使保全無恙
已屬

皇仁况乎恩禮有加天下莫不頌服固無庸濟
世贅疣爲也而必請加封請移宮之汲汲
試問濟世此舉係何大典禮關何大倫常
其戀戀此一題目于幾年風恬浪靜之餘
是何識見言之不足而屢言意欲何爲蓋
濟世生平本無剛腸饒有媚骨而適有中
罪璫之賄者倡安

選侍之說以爲傾陷忠良解脫大憝之把柄
於是神飛色喜急投足爲安身立命之地
而又不自爲首依附一素負清正之望若
賈繼春者多方簧惑使人其術中而已則
縮胸觀望于局外徐觀成敗此其流毒善

類已見一斑自是而邪說橫得是非倒置
迨毛士龍一處而正人阻喪世道幾不知
所終矣伏乞

皇上將范濟世立賜褫斥以爲人臣欺枉陰險
之戒

史臣曰茅焦解衣危論日碑剖心欲
明此二臣實見得是卒使其主感悟
等附會邪說而及云安

選侍者乃傾陷忠良解脫大憝之把柄且以
貪淫縱恣之毛士龍而目爲正人夫

豈公論耶

丁卯左光斗奏曰先年一月之間遺弓再
泣臣與楊漣力爭移宮蓋親見

皇上之孤危避宮之隱飈此時

宗廟

社稷爲重臣等知有

皇上安問其他迨公疏繼上觸怒

宗宮闈摘臣單疏傳呼大臣垂簾處分臣等同
皇上咨諸臣嚙指出血爲臣營救無策蓋九月
初三日事也賴

皇上不往

乾清取臣疏于

慈慶宮睿覽因發閣票微臣始生臣于時寧
爲褚遂良不爲許敬宗自分已決事在

皇上屢諭中旣

聖宮闈肅清仰求我

皇上恩禮

選侍仁至義盡一疏見在

御前實與賈繼春揭同日拜發臣當奉

明旨詰責旋蒙恩宥而

選侍恩禮日漸加隆事如是止矣後繼春以
借用者挑搆不休卒被嚴譴本一事而強

分明兩題本一念而硬坐爲兩袒樹欲盡
而風不寧波欲恬而磯不可迨漣去繼春
亦去兩人相視不得于言併不得于心此
時科道中所謂借繼春以攻漣因借漣以
攻繼春者是也至今兩次賜環獨爾遐遺
豈

聖明之雨露有私抑人情之愛憎至變而爲繼
春者苦矣至如范濟世生平端謹不能借
人亦不受人借祇緣借認人言以爲己誤
繼春因而剖心自明以謝繼春是繼春方
出于借外而濟世竟入其借中成所爲惜

皇上繼春并惜濟世也

史臣曰光斗此疏名爲繼春濟世二
臣惜而實以重誣二臣其設計愈巧
而處心愈深矣黨人之欲巖公議而
必行其謀也如是

南京御史李希孔疏曰

先帝之繼而誠心愈務與黨人之益難公難而
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而三其其其情愈而
鼎湖再號
皇上孑然一身怙恃無托宮禁深闕狐鼠實繁
其于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卽不
然而以而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

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如何
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亟
以移宮請也移宮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
未嘗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
屏逐之是誠何心
選侍久侍
先帝生育

公主諸臣未嘗不力請于

皇上加之恩禮今
皇上既安

選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冤抑
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沉吟此臺臣霍鏌
楊方盛所以慷慨而言也

史臣曰三叔流言不利孺子王安倡
議意欲垂簾此日月晦明之關良心
生死之候希孔曰有何冤抑而汲汲

皇皇爲無病之沉吟夫以

先帝二十年寵嬪王安罵詈威逼于內楊漣等
誣捏傾陷于外命懸絲髮怵感風雷

而尚云有何冤抑良心漸滅一至此

十月辛酉南道御史王允成上言如移宮

之舉無論噦鸞無論

慈寧不聞其言不當移也而移彼移此之論

悉又紛囂而未息豈以
新天子而可避舊宮嬪耶

丁丑南道御史萬言揚上言在昔

先帝賓天危疑叢集當時托孤寄命者何人肅

清宮禁者何人

皇上所褒爲忠直者何人自今結綬如旅而

顧命之臣何以不得終其信任此其故可深思

否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三

慈輿移宮

皇上甲子四月乙巳下史館供事監生汪文言

于

詔獄文言者原名守泰徽之休寧人也初充本

縣門役繼爲庫吏犯罪走京師因親原任

中書黃正賓薦至內璫王安門下關通賄

賂妾干朝政事露府丞邵輔忠叅送擬徒

其黨庇之復改今名潛匿黨所值
皇考賓天王安以夙憾內常王安門下關
康妃捏造垂簾等語潛令文言授意于科臣
楊漣惠世楊周朝瑞臺臣左光斗等令張
大其事區畫已定乘

皇上在
慈慶宮安假傳旨逼逐

三康妃同

皇八公主踉蹌出宮漣等公然以定策自居
文言因是益恣先後銓臣周嘉謨趙南星
憲臣高攀龍等皆與之昵或暮夜往還屏
人密語文言乘機關說寵賂日章時漣已
躡陞左副都御史光斗已躡陞左僉都御
史化中掌河南道大中擠吏科都給事中
阮大鍼去而奪其位已而銓臣南星創爲
一省兩銓司之例調職方郎鄒維璉爲稽

勲郎中旋爲考功於是給事中傅樾因爭
維璉不宜調吏部大不悅于南星輩遂疏
論光斗大中貌醜心險色取行違呈身小
人甘心失節文言以庫胥竊藏擬戍潛逃
父事王安交通內外事露擬配未盡厥辜
復改易名字營納中書光斗身在憲府不
能追論而引爲腹心中職忝諫垣不行
驅除而助其資斧自是血脉潛通機鋒迸
露相與招搖都市攬泊陞遷一借權璫爲
名而羣姦實收其利一借銓衡爲市而端
人反受其名長此陵夷害且貽國疏上
詔下文言于獄令嚴訊之

史臣曰文言市井無賴閭里不齒此
何許么膺而一時標榜自號爲正人
君子者盡入其牢籠資其援引嗟乎
士風至此寧復知人間羞恥事乎罪

惡旣盈天奪其魄假手傅魁首發姦
狀雖黨與實繁刑章未正而羣姦罪
惡已無所逃于天地間矣

丙午大學士葉向高疏乞歸因言內閣辦
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題光斗大中之善
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
明無可推托願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是日僉都御史左光
斗都給事中魏大中俱疏辯交汪文言大
中云文言游于縉紳間江右縉紳多與之
交不獨臣一人光斗云汪文言之昭雪則
前司寇總憲其題授中書則閣臣葉向高
所引臣不聞也

上皆置不問已而銓臣趙南星亦極力救之掌
北鎮撫司事指揮劉僑畏漣等不敢竟其
獄文言僅獲杖而歸

熈六月己丑封號

上召禮部官至專旨其禮部官具奏不效其
文華門令司禮監傳詔南星亦蘇代妹之掌
諭

先帝選侍傅氏李氏誕育皇妹撫養劬勞尚未
封號朕念皇妹年已長成且婚期在邇禮部
便查例具儀采行已而禮臣林堯俞奏謂
皇六妹婚期已近而

皇八妹婚期尚遠

選侍李氏似不宜封况當

皇上發極之初移宮之際議論紛紜封號一節
宜俟

皇八妹選婚之日另議無庸汲汲爲也唯具
選侍傅氏封號上

請

上不聽命一併舉行

七月戊寅

命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捧

冊封

光廟選侍傅氏爲

懿妃李氏爲

康妃

史臣曰此

皇上之遵

遺命也夫

冊封選侍本

先帝憑几之言因楊漣等造垂簾之語而羣小

附之故遲至今日而後議舉行蓋漣

等氣焰正盛足以箝正論而必欲行

其本謀故耳迨

睿斷不撓

恩禮旋渙而中外臣民益曉然知罔上行私者

十月戊戌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已亥罷左
都御史高攀龍先是山西缺撫臣大中以
太常寺卿謝應祥曾令于其邑有師生誼
囑署選員外郎夏嘉遇言于南星違衆議
用之旋爲御史陳九疇所糾發互相訐辯
上怒甚大中嘉遇九疇俱降謫南星攀龍各不
自安上疏求罷

上遂允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亦降調大學士
韓爌朱國禎臣秉謙朱延禧魏廣微以免
放冢卿降處言官

御批徑發不復到閣又

發下左都御史高攀龍本并

御筆原改票帖一時一事免二大臣向所未有
其于國體不無有傷具揭陳
請祈留二臣并宥言官

上諭以二百代官官
祖宗設立會推會看原非爲師生植黨比今冢
臣憲臣附和依違全無公論知有情面不知
有朝廷或
世廟時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逞臆降調
已示薄懲卿等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
猜忖致滋煩擾紛囂還遵前旨行

甲辰

上諭大小臣工曰

朕紹承大統四載于茲值軍旅頻興封疆未
謐兼天災踵至歲事不登致海內蕭條民生
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
求兵食奠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
朕每食寢弗寧焦勞罔恤未得安攘之道乃
爾等大小臣庶坐享國家之祿靡懷君父之
憂內外連結呼吸應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

念在營私事圖顛倒誅鋤衆正朋比爲姦欺
朕幼冲無所忌憚邇年以來恣行爲甚忠貞
皆爲解體明哲咸思保身將使朕孤立無與
而後快罔上之心抑使人盡緘口然後滿期
無將之念歟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
大小臣工視若弁髦全不尊信幸天啓朕心
豁然頓悟近覽御史陳九疇會看文書乃國
事攸關輒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與調停統
皇均之道旣乖風憲之猷更失因思從前所爲
皆是欺瞞但遂營謀之私不顧肺腑之見今
元兇已放羣小未安或公私黨救或妄肆猜
村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清念玉石碎未能
辨雷霆詎可驟施諭爾徒衆姑與維新洗滌
腎腸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怙
其稔惡嫉夫善類甘爲指縱之鷹犬罔慮貽
遺之禍患朕將力行

祖宗之法決不襲姑息之政矣

其忿惡史臣曰傅樾以爭鄒維璉之故而汪
習懋忠文言敗陳九疇以發晉撫之私而魏
繼雷震大中敗就歸國故與蘇海持節
聖明洞矚羣姦情狀而免放元兇王不與夫
御批徑發矣夫不有剛斷何以成乾不有夬決
何以消陰非
皇上聰明天縱安能有此雷厲風行之政哉

已酉吏部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廷等會推
刺吏部尚書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列名
上怒其不公遂降
詔曰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大非

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旨更改如何此次會推
仍是趙南星擬用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
左光斗箝制衆正抗旨徇私三兇既倡率于

前誰敢不附和于後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
會全列况近日楊漣既曾親接

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可佯爲不知怙惡不悛

註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疇之事

黨比不公頗屬楊漣左光斗主張而乃了不

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真巨猾老姦冥頑無齒

陳于廷前奏從來會推吏科河南道槩與畫

題袁化中不無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左光

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

職爲民仍追奪楊漣左光斗誥命已而掌河

南道御史袁化中疏認罪亦并逐之於是

姦黨漸散矣

史臣曰趙南星高攀龍逐而羣姦之

氣消楊漣左光斗逐而羣姦之局解

於是氛祲開而陽和復大小臣工咸

刮磨奮厲以應

維新之運稽之天道參以人事真陰陽剝復一

大交會也

十二月丁亥御史周昌晉奏言向者諸臣

以偏勝之心就一成之局如議移宮則移

宮已耳而重之以垂簾擬之為阿黨遂稱

定策之業映照千古即云不助功已有其

事矣且文致鍛鍊開口輒擴今者

召還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衆心稱快而猶

士曰有未盡昭雪者一官之升沉在諸者者小

國家之是非係于千古者大已往者弗論而

信史一段斷難曲以附會家庭父子之倫

既博人功清史衮鉞之嚴復修人以嫌怨

此時不剖更復何待所當明白宣示以主

不易之案者奏入

上是之乃

詔所司曰向來濁亂朝政的朕已將渠魁屏斥

其餘姑與維新登進人材方今急務當次第
舉行移宮進藥事跡自明着宣付史館從實
紀載

逆案附
推戴

甲辰御史梁夢環條論計典言臣向見汪
文言之流毒痛憾在心至今未平當茲
觀期恐踵相效尤鼓唇搖舌變亂是非納賄通
國情恣行姦弊爲計典害疏入

上曰前部院諸臣自取斥逐皆繇汪文言輩肆
纔惑聽以致貞邪混淆卽廷杖豈盡其辜還
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窮究以清
禍本

史臣曰汪文言姦狀傳檄發之于前
梁夢環暴之于後而其禍不爲寬
睿斷明威痺彰有赫真所謂天罔恢恢疎而不

乙丑正月乙亥原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喬

逆案不謹

應甲以副都御史召在道陳言凡十疏大槩謂

三朝輿論漸明一時人心稱快直斥背公徇私之臣以破佞人衣鉢之傳其所斥爲黨魁者李三才也言三才前爲淮撫潛謀大拜則命門生曹于汴授意于段然繼居通灣則與張問達表裏爲姦賣官鬻爵又藉黃正賓汪文言以交通中外而趙南星高攀龍等遂力爲引援總之東林得淮撫則暗有所恃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故張問達趙南星之起用皆趨附三才得之而依門傍戶者實繁有徒剖分宜蚤

上以門戶源委朝論自明下之所司

二月癸未大理寺丞徐大化因受職陳言論臣紀當植謂年來賢哲竄伏僉任高張結類營私黨伐異始猶藉靈爽以恫喝

既且專擅而恣行移宮線索受之王安呼
帝妃名而使踉蹌出宮來得晉竄於會封高貴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恫然不安者又何至居之
爲功而驕語同朝互結邪黨使天下之事
皆出楊左二人手以爲功名富貴地乎汪
文言下流罪犯誰納其賄而題與清華之
選有何通神役鬼之能晝夜出入於尚書
都憲侍郎科道之家一切陞除如取諸寄
其故安在也幸羣邪已退衆正漸興景色
一新慮終宜計

上覽奏善之引

詔所司曰近來紀綱不振全是欺君植黨輩盤
據要津招權納賄楊漣左光斗其尤俟汪文
言逮至審明追贓

壬辰

上於經筵面諭羣臣邇來百官結黨朕已分別

處分你每選傳與他以後改過自新姑不深

究士氣

言慈臣史臣曰恭繹

皇上斯諭而知

聖人浩蕩未嘗不樂與有位維新且亦未嘗苛

求于諸臣也彼植黨行私者殆所謂

自作孽不可追者歟

三月癸丑汪文言逮至下之

詔獄窮治其罪

甲子錦衣衛掌北鎮撫司事指揮許顯純

等究問汪文言供稱先年曾在本縣知縣

施天德下應當門役智術儇巧迎合官意

尋改庫吏與天德過付後為推官李夔龍

訪拏因賄問官夏之令左右得脫潛逃至

京改名守泰值天德任武選郎遂冒入武

學比有親識中書黃正賓薦引王安門下

許顯純
逆案
汪文言
刑部
素冤
諫官
刑部
刑部

拜爲義父乘

光廟上賓潛同科臣惠世揚至內直房倡造移
宮楊漣首先建議左光斗魏大中從而和
之王安自此益與之密一應

旨意俱與商議文言假此招權納賄報雪恩讎
思營一職以便與縉紳往來仍以文言本
名納監廣結朝官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毛
士龍袁化中繆昌期等招搖參與

朝政旋被府丞邵輔忠叅論刑部奉
旨問擬贖徒復鑽謀辯復託楊漣等轉求閣臣
題授中書出入

禁地聲勢日大又投趙南星門下凡陞除考
選無不與聞如知縣盧化鰲之營吏部先
送文言銀二百兩鄧漢之陞薊撫亦文言
轉囑鄒維璉之改吏部有千金并金壺賄
趙南星而文言爲之過付甘肅巡撫李若

星遂賄至五百金徐淮道施天德而侵
餉三千兩文言替伊謀幹迨為傅樾糾發
下獄南星上本申救

廷杖革職而袁化中鄧漢錢士晉尚厚贖焉
至因左光斗不喜主事曹履吉而出之外
逼科臣阮大鍼告病而奪其位以與魏大

中亦其謀也楊鎬熊廷弼各捐數萬金賄
謀停刑文言之力為多王之冢徐彥能

明遇鄧漢之起廢皆楊漣左光斗主之而
文言通其脉獄既具乃為讞語以奏曰汪
文言齷齪小人么膺賤品附託要津夤緣
當事最可憾者以遊棍而干

大內之權移宮自其作偏離間而竊
國計之重建議實是沽名至如供出諸臣總
非為

國槩是營私則王安開倖竇之門而本犯作

渠魁之首楊漣左光斗以移宮爲立名之地以建議作躐等之資趙南星招權怙寵偏聽生姦熊廷弼楊鎬敗壞封疆評允已大久安得以買命之金代爲停刑之議此奸之惡醞釀已深招承非枉請

勅下法司研鞫之

上報曰據汪文言招稱甘肅巡撫李若星用銀五千五百兩謀得前缺便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本內一切贓私尚有含糊不明的還着許顯純嚴刑究問務要逐項指出何人收受確招具奏

史臣曰此鎮撫司第一疏招詞也雖供稱贓賄尚有含糊而倡造移宮之

事則以吐露而不可掩矣然未卽逮

漣等而尚事再訊者固

聖恩乙亥鎮撫司復奉

旨將汪文言研鞫之大槩與前招同而供出入
趙南星之門爲其過付者則與許念敬與
鄧漢破例推薊撫謝禮有二千兩楊鎬熊
廷弼行賄營脫共受銀一萬兩而十日內
四疏保廷弼者科臣周朝瑞也受銀二千
兩而援嘉靖甲元例應議停刑者通政司
叅議黃龍光也受銀四萬而改其廷弼入
罪矜疑者刑部郎中顧大章也各受銀二萬
兩而多方爲廷弼營脫者楊漣左光斗也
魏大中袁化中亦受重賄同聲救之就中
過付皆文言所爲亦分受銀一萬兩李三
才以銀八千兩託文言營謀起用文言與
袁化中毛士龍瓜分之而南司徒冢宰之
推相繼起矣至考選科道楊漣各受賄不
等左光斗之爲屯院督學薦舉合屬亦各

受賄不等皆文言過付其交結諸人趙南
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毛士龍惠世揚袁
化中繆昌期施天德黃正賓王之寀徐良
彥熊明遇錢晉等則前已招悉獄上

詔曰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賄賂以希
倖脫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
大章俱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同
汪文言一併究問追贓其本內受贓各官趙
南星等一十五人除已經削籍外餘俱削了
籍着撫按提問追贓具奏不得徇情庇護

史臣曰此鎮撫司第二疏招詞也是
時漣等六人雖以受賄庇姦逮然
皇上所以痛憾于羣姦者則更自有在焉迨漣
等至而移宮始末供吐逼真遂

詔司寇正罪定刑以彰

天討而

逆案稱維
華主持三
案羅織多
人據此疏也

先帝在天之靈於是乎慰矣

四月乙丑給事中霍維華奏言頃者邪臣
假借題目誣讟

宮庭虧損

聖德如所謂挺擊紅丸移宮三事已捏形章奏
簧惑聽聞更欲竄入纂修迷亂萬世用是
不避忌諱據實剖明快

祖宗在天之靈暢

皇上繼述之志其論移宮者曰

先帝彌留之際所拳拳丁寧不厭諄切者輔導

嗣皇與

冊封

李選侍而已

選侍之居

乾清宮也從侍

先帝也

宮車晏駕

選侍自應移宮別居亦自應候

旨令

選侍移居何宮而後可移也

選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子爭執之而始移也丙子昧爽元輔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臺即署無弗入者何爲楊漣一人獨以排闥稱也比羣臣見

皇上即羅拜呼

萬歲又何煩劉一璟楊漣左光斗等侈口擁戴之功哉且元輔之方從哲首垣之范濟世掌道之顧慥無日無事不在一燝漣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擁戴之功獨三人攘臂自居也使當時灑掃別宮請選侍入居諭以

登極後遵

遺命行

冊封貴妃禮此不過一內使傳示足矣何至煩
諸臣之紛紛也臣嘗聞其槩矣當濟世與
漣光斗等之入也見一宦者手握數紙箕
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叫他認得我
之語濟世等詢之乃知爲王安也問其所
罵何人則應爲

李選侍也所持之紙卽排

選侍之揭也安將揭人授一紙濟世等心訝
而面拒之獨漣與光斗口誦心維不自覺
其席前膝促神暈而形就也繇是而播
后之說繇是而煽垂簾之議繇是而捏宮
嬪之詞誣告

選侍之孺名繇是而與盜寶之獄羅及
選侍之生父粧成莫須有之疑以熒惑

聖聽矯

詔恣惡震駭遠邇皆王安一人居中爲崇漣與
光斗等入幕運籌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
密布多人罄擄

選侍之奩篋併攫及頭上之簪珥俾令自負
皇八公主踉蹌徒跣而奔

一號殿吞聲飲泣莫從空籲而隨侍之李進
忠劉朝等十餘人俱歐傷狼狽面縛下獄
立刻擬斬連及侍父惴惴思死此不過假
盜竇以爲名因殺此數人以滅口耳向非
刑部尚書黃克纘據法力爭開諭保全侍
父不能得其死矣

選侍何以安其生進忠等三人旋畢命于刑
歐之餘劉朝等數人又安能延喘于犴狴
之中他日復得見

皇上之面赦其餘生以正王安矯
詔之罪哉觀于李進忠劉朝等之下獄而

皇上不及知則

選侍當日踉蹌之狀與

一號殿蕭條之景

皇上亦必不及知以至自后垂簾種種不情之
波槩可推矣臣以爲

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

冊封貴妃之

旨

先帝之親傳者三

皇上之親促者再王安猶能朦朧挑激煬蔽稽
停迄今讀范濟世請封

選侍一疏猶令人痛哭而流涕焉妃之未封
而況于后請之不得而況于自后不如不
后而況于垂簾倘

選侍而果有自后垂簾之威權也王安焉敢
不叩頭又安敢箕踞而怒罵之哉臣以爲

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當日

皇上一見羣臣安等郎奉

皇上歸

慈慶宮不復至

乾清一步者欲

皇上不與

選侍相見乃可以行其離間之計也故難移
宮者用以激怒

皇上而重

選侍之罪眩惑中外而張擁戴之功也不然
何御史郭如楚疏有移宮原係定理不得
居以爲功之說邪黨恨之入骨俾不得一
日安乎其位也豈非犯其所深忌哉使是
時有

旨令

選侍移宮而據不肯出或

皇上力不能使之出然後臣子得以借口而幸
功耳乃移宮之說甫出遽使

選侍徒跣奔避進忠等束手就縛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尚得謂宮之難移哉臣又以
爲李進忠等未嘗盜寶也乃王安等搶之
也夫寶誰之寶

選侍之物實

先帝之賜予也以

選侍之物

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且徒手數

人所執有限何得謂之盜至數萬也以

先帝之賜予者王安等搶而還之

皇上臣固知

皇上之忍受也乃竟以

選侍之奩篋攜而充王安之囊橐不罪搶而
而罪盜不亦顛倒之極哉王安夙讎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三
選侍百計排擠毫無顧忌猶權璫跋扈之常態無足深怪漣與光斗等讀聖賢書受

累朝深恩亦復甘心蹈亂賊之轍犯神人之憤而不恤者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權王安依爲與援線索潛通禍福立見可以庇邪害正納賄招權爲所欲爲而無不如意耳然非輔臣劉一燝權輿其間謀去從哲獨專政柄迎合票擬仰鼻息而聽頤指爲禍亦不至若彼之烈也及王安事敗一燝懼罪及已猶極力彌縫再次繳還提取劉朝

等之
明旨起非朋比爲姦之左券耶王安罪狀彰彰如是死不足贖而周嘉謨且感且憐忿然不平代爲報復驕語向人曰王安罪不至死夫假

天親王令旨者死况矯

天子詔一朝而辟無辜之數命我幸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立正王安之罪並遵
先帝遺命加不與讎而風慕難且烈且對忘然
選侍以
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懽然如故從前雲霧
風波小人費盡伎倆難掩
天空日霽終歸水落石出若輩無限罪孽以次
敗露自作自受誰怨誰尤然臣猶惓惓於
實錄者特以年來門戶爲政授意纂修實
者未必錄錄者未必實也奉

旨 具在梃擊案

史臣曰自羣姦之局敗而正論始出
其論移宮情事首末隱微無有如此
疏之明且盡者嗟乎漣等所營分寸

之間耳竟不顧綱常萬世之大義其

自取大戮不亦宜乎

皆未心疑始者未心實也奉

實疑首特以平來門可設如對意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三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四

移宮

五月庚申給事中楊所修等奏曰

世宗肅皇帝入繼

大統首議尊崇典禮輔臣楊廷和欲擅擁立功

命力主異議率羣臣伏

闕大呼聲震於

內

頰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三

送榮以美
贊序

肅皇帝獨斷於心黜羣議而惟從一是大禮以

定

命都察院刊布大禮

勅於天下仍

命官纂修

明倫大典其間備述諸臣建議本末邪正具載

維時與議諸臣特以考證未確識見未定

有拂

世廟仁孝之心尚大搜

聖怒編成削籍廷杖不等豈謂今日有無風起

波借題生事誣

皇上之

祖孫父子圖一己之富貴功名如挺擊紅丸移

宮三案若王之案等所爲者今幸有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陰殛其惡

皇上日月之明顯燭其姦臺省諸臣慷慨直陳
及當日身在事中橫被黨同誣害者先後
奏白其事節奉有
宣付史館改正
實錄併詳載顛末播告天下之

旨第

實錄係金匱石室之藏外廷不得聞見一時在
廷諸臣且多意揣摩中外臣民又何從知

之懇求

皇上明諭史臣將奉

旨改正

實錄明與閣部大臣九卿科道等官共見以釋
中外之疑仍

命史臣將三事內前後章奏撮其大畧分別編

次成書

勅命都察院刊行天下

上曰三事已有屢者

實錄自當改正以傳信史

命史臣曰諸姦敗而命討昭正論出而

中代是非定而科臣楊所修猶慮無以傳

信萬世請做

明倫大典輯錄成書以垂永永

皇上允之遂有丙辰正月之

詔一日丹毫千秋信史其裨益於國是人心豈

不大且遠哉

癸丑御史周維持上言方今

聖明在御象正盈廷一時師濟可謂盛矣然竊

覩

廟堂之上持法稍有未平剔蠹似有未淨如招

引王之宋以至結黨煽惑者張問達趙南

星也南星削籍矣問達獨可晏然乎護庇

王安以至蔑

旨罔

上者周嘉謨劉一燝也一燝削籍矣嘉謨獨可
無恙乎其情形顛末已詳悉于科臣疏中
皇上何不亟爲正罪以明公案也疏入
上命削周嘉謨籍仍追奪誥命

六月甲辰周朝瑞袁化中左光斗顧大章
魏大中楊漣于北鎮撫司拷訊

丙午鎮撫司嚴訊楊漣等六人所供移宮
受賄等情與汪文言前招如出一口遂爲
獄詞上

聞曰楊漣左光斗位居顯要速化功名要譽矯
情亂謀壞法律之重者失封疆乃籍四萬
多金代爲解脫法之嚴者結內侍敢倡附
和之疏妄議移宮考選所以遴才漣每視
爲竒貨薦揚所以奏最斗何不儆官邪袁
化中魏大中竊居言路側倚永山烹分卸

罪之賄不恥貪饗寧干倡亂之謀罔知
國是周朝瑞顧大章利慾薰心弁髦

國法喪師辱國誰開使過之言罪當情真敢闕

回生之路汪文言交深肺腑語出根心前
案已明後審更切此數人者忌盈造物護

罪王章研審既真招承非枉疏入

上曰楊漣等既已服辜着不時研刑追比五日
一回奏待追贓完日送刑部據招擬罪

史臣曰此鎮撫司第三疏招辭也時

文言已斃而獄詞前後如出一口豈

非所謂大明麗天而魑魅不得遁其

形者乎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

以折獄致刑日中之慶斯舉足以當

之

七月癸丑北鎮撫司許顯純等疏請楊漣

等送法司追贓定罪

上曰楊漣等黨比熊廷弼淪沒封疆且納賄招
權攬亂朝政移宮一事陷朕不孝罪惡滔天
許顯純等如何擅救送部明屬徇私還着本
司照原叅數目嚴比追贓不得寬縱

八月戊子

上諭內閣曰

朕自去歲以來屏逐兇邪廓清朝宇勵精圖
治雅意中興念國步之維艱憫民生之日促
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而秉軸大臣莫肯爲朕
分猷共念者且軍興告匱斟酌何方疆場未
寧安攘何策卽如楊漣左光斗等移宮一事
背

先帝之深恩陷朕躬於不孝又熊廷弼等喪遼
辱國一案便寸斬尚有餘辜而楊漣左光斗
等各納其重賄巧求出脫此皆天地之所不
容人臣之所切齒卽五刑不足以申其法也

死不足以盡其愆肆諸市朝用彰憲典而在
朝大臣持祿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
不圖一宗動也博山亦論言而對數立此
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
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路各官承
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國家養
士竟何賴焉卿等可傳示大小官員自今以
後務要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掃清門戶專力
封疆再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機關或巧借題
目代人報讎或捏寫非言希圖翻案者朕案
祖宗所立紅牌俱治以說謊欺君之罪必不食
言其楊漣等三人生爲貪婪之賊臣死爲不
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同惡
之類尚存俟追贓完日明具爰書暴出罪狀
布告遠邇昭著史冊垂示將來以爲萬世人
臣不忠者之戒

逆案

韓爌定案
謝浩云保
護選侍藉
發難端四
罪一疏曰罪
公論出處
占望及西後
善恒

九月己酉御史賈繼春奉

召命至上言

皇考升遐

皇上以元良嗣登

大寶今

康妃自然避

正殿而居別室何待移宮祇因王安以修怨之

故倡為移宮之說手授揭帖于直房楊漣

與左光斗等遂希寵助虐昧心說謊如垂

簾聽政等語俱絕無影響夢中說夢者而

漣等忍為之敢為之以蠱

先帝而謾

皇上罪已不容誅矣而王安且乘

皇上之在

慈慶宮也乃蒙蔽假傳立刻驅逐羣閔打搶

漣等復呼奴詈罵于

宮門攘臂咆哮于

大內俾

康妃與

皇妹踉蹌徒跣備受慘辱彼其意中既無

先皇目中亦豈有

冲聖不知

在天神靈當日何如酸楚而我

皇上至性仁孝今日又何如痛恨也伏念漣等

可死之罪莫大于交結王安毀誣

先帝虧損

聖德逼辱

康妃與

皇八公主而受賄猶其小也追賊猶其餘也

去歲科臣傅櫬疏發汪文言左光斗魏大

中朋比亂政之姦卽不言楊漣而漣在其

中矣漣見文言就縛則光斗大中必不免

光斗大中不免則已亦必不免于是爲先
發遮飾之計而光斗等實陰主之于是乎
叅內之疏迫而上矣夫叅內其所借之題
目也而漣非其人也且叅之于文言光斗
等岌岌敗露之日業已心悸而竄驚故不
覺手忙而脚亂此

明旨所謂肺肝如見者也□□□□□□□□
假此以恐喝內外箝制人口文言幸而獲
免則光斗等皆可獲免而漣之首惡亦可
併借以獲免矣抑知漣等罪大惡極神人
共憤天地之所不容

祖宗之所必殛也

皇上以天地之心體

先皇之志安能一日忘情于若輩乎漣等之所
以有今日也然而漣等之附王安以得罪
先帝也其惡大而止以納賄追贓死則所以當

三朝要典卷之三
十一
死之罪未明也漣之假參疏以救汪文言等併以自救也其情而及其邪黨而借口惑衆地則尤不可不明其所以所當之罪以破其借題自文之奸也如近日

聖諭所謂定爰書布中外昭史冊者誠不宜一日緩而爰書既定要使天下萬世曉然知漣等結黨納賄之罪固重而移宮犯上之罪更重也要使天下萬世曉然知

朝廷之罪漣等雖怒其結黨受賄而更恨其不道無人臣禮也要使天下萬世曉然知漣等之得罪與

朝廷之加罪漣等政因其無將而誅原非止以結黨受賄構禍也如是而天下萬世乃曉然之

皇上雷霆震擊之下不過治以應得之罪日月照臨之中亦未嘗有不盡之情也抑聞若

輩從前倡惑之說久播中外且擴爲傳記
淆亂聽聞將復如熊廷弼掩罪飾功之故
智焉夫

先朝明倫大典不過以議論之異同尚須播告
之天下今日忠孝亂賊不啻水火蒼素之
不相蒙者乃欲變亂而顛倒之安可不採
科臣楊所修之言亟行昭布也乞

勅下該部將移宮始末臣等疏揭漣等罪狀冠

聖諭刊刻成書頒示百官以暨郡邑學宮罔不

洞悉則

聖孝明而

國是定刑章確而借題破我

皇上數年心事亦且融融泄泄對越于

三祖

十宗有餘愜矣疏入

上遂下詔曰

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姦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衆力強不許康妃從容奉旨而逼令踉蹌出宮

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卽有權勢固亦人臣乃棄禮忘君犯上不道至於此極使非賈繼春等疏揭明斥於前天牘朕心憬悟補封於後將始終蒙蔽恩禮有虧而朕于

皇考不得爲純孝卽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於事況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罔上行私黨護熊廷弼夥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賂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欺蔽朝廷及汪文言言事發姦謀畢露自

知理屈乃巧借別樣題目以掩其罪剪所忌而肆其兇信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蓋彌章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故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卽送法司將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取具招辭從重擬罪爰書旣成將諸姦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着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招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姦飾非惑衆其傳記小說便着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非有部文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緝事衙門訪獲治以妖言惑衆之罪

史臣曰矯誣始末霍維華之疏最詳定罪正刑賈繼春此疏更確至

天語煌煌昭布史冊而我

皇上不匱之思直將傳之萬世而無斃昔漢田
千秋一言悟武帝託之高廟神靈論
者不斥其誣今茲此舉安知非

光廟在天之靈所默啓歟

丙寅刑部司官御史寺正等官會審大章
招吐楊漣等與汪文言王安濟通線索倡
起移宮及諸姦結黨亂政受熊廷弼賄賂
爲之出脫等情與前招無異各按律擬斬
于是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左都御史
王紹徽副都御史徐大化僉都御史潘濬
太理寺少卿吳之皞倪思輝潘文寺丞張
論臣啓光孫杰等具爰書以奏曰顧大章
與已故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
中汪文言皆以狂悖竊附威權慣罔上以
沽名快崇姦而謀利堂構無恙何定策之
敢言

社稷有君孰垂簾之可託自汪文言潛通線索
致王內監突起風波斗曰自后可虞漣曰
移宮宜亟直房密計疾如風雨之至今
康妃踉蹌失措不知禍之自來禁裏傳呼勢
如剽劫之臨卽

皇妹亦號慟堪憐曾無言之可訴乘

皇上諒陰之始得以恣行快中涓報復之謀唯
其所欲燻衆聽而背遺言恫

先靈而虧

聖孝有臣若此法可勝誅猶且招搖作勢標榜
爲名斥異己之賈繼春片言刺骨進黨同
之周朝瑞三辯銜恩曰誰任擊排則袁化
中魏大中拳勇可藉曰誰供願使則顧大
章繞指堪收角立門墻旁開徑竇吐咳雨
露旣饋遺之日來咤叱風雲且墜升之在
手最可恨者封疆大計亦若視爲等閑失

律元兇猶欲加之保護在熊廷弼不惜以
培尅所入爲續命之金丹在諸姦不難以
齒牙之餘顯錢神之力量或飛書以緩頰
或瀆奏而連章百方羽翼之圖一冀法網
之漏是雖谿壑之無厭亦皆門戶之招徠
總之植黨者必先假義以移宮一案爲名
高而羣臣邪爲之響赴招權者猶須樹人
救態自助爲隱念而

國法爲之弁髦獨不思

飯玉猶溫正臣子思慕未平之日

垂裳衣始豈羣邪跋扈肆志之秋若非

洞見于一朝幾致貽譏于萬世五載之逋誅已
正兩觀之癉殛難逃雖同鬼錄之先登猶
幸丹書之具在罪惟自取律擬從公剖破

羣疑用彰

乾斷當天日月盡掃魑魅之踪驀地

雷霆坐散譎訛之黨疏入

上詔曰楊漣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兇惡小人目無法紀素與內侍王安互相交結妄希定策首倡移宮夤緣作弊扶同奏啓威逼康妃虧朕孝德又與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結成一黨紊亂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在不赦乃敢貪其重賄共爲營脫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賴

九廟神靈罪人斯得誅心定法律當情真雖已瘐死囹圄還當戮屍都市姑從輕典以示法外之恩惠世揚同惡相濟不得獨寬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從重究治招詞問擬詳明情律允愜便依議行仍遵屢旨宣付史館頒行天下以昭朕仁孝平明之治以服天下萬世人心

史臣曰於時漣等雖死而罪狀已明

爰書已定中外臣民無不曉然知羣
姦人亦姦之獲罪于

先帝身犯大逆而一死不足贖也乃

詔旨再三醇切不曰陷朕不孝則曰虧朕孝德

怨艾之衷恫乎不能自己雖虞帝之

慕何以加諸臣子讀此而不切齒痛

憾於羣姦者非人矣

戊辰鎮撫司許顯純等因刑部研審楊漣

等爰書旣成遂上疏曰此獄一案實臣等

親經鞫確審詳明楊漣等串通王安倡

爲移宮之說捏造垂簾聽政等語且驅逐

帝妃

皇妹踉蹌出宮停封廢禮慘重一時遺恨萬

世背

先帝凭几之遺命損

皇上追慕之孝思神人共憤天地含冤皆楊漣

皇左光斗爲之首惡魏大中袁化中爲之羽翼周朝瑞顧大章貪熊廷弼等之重賂巧爲出脫汪文言從中簸弄潛通線索暗借機關以作題目遍樹諸人布滿宇內壞法亂紀罪惡滔天臣等將此情弊成招前後具疏上徹

宸聽第念

詔獄重情攸關

國法

勅書開載不許落科發抄此案惟臣等讞之獨詳審之最確蓋係汪文言之口供楊漣等之承服是非真僞毫無所遮飾乞將三疏其招詞抄付史館庶核實有憑而召垂不謬矣

上覽奏詔曰汪文言即汪守泰罪逃賤隸人類不齒而楊漣左光斗與之交結借通王安倡

起移宮之事希圖富貴把握朝權及事發問
徒又潛住京師與周朝瑞顧大章魏大中袁
化中等結黨行私庇護熊廷弼力爲營救受
其重賄動以巨萬貪緣賄囑冒濫衣冠黨與
寔繁招搖簧鼓使一時人情知有賄賂不知
有朝廷知有諸姦不知有法紀天厭其惡國
有常刑已經三法司依律問擬情罪允愜爰
書旣定頒布中外鎮撫司三司招詞併着宣
付史館編輯成書垂信萬世

辛丑惠世揚亦逮至鎮撫司供吐情狀與
漣等前招無異而供倡造移宮事尤詳言
已向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
中等交比汪文言值

先帝升遐知威福權柄盡屬王安而安向銜

李選侍因駕垂簾飛語冀亂聽聞世揚托汪
文言指引先與王安計議後又與漣等同

入內直房聽王安順指受意漣光斗等乘
多官會議首倡移宮世揚從旁助虐遂偏
康妃同

皇八公主踉蹌出宮又誣以盜寶漣等復加
喝詈世揚同聲響應且波及隨從漣等自
謂有功尋擢憲職世揚亦與同聲閃躲回
籍徐圖進止其餘所招俱與汪文言同獄

上

詔曰惠世揚借汪文言交結王安擅入內直房
聽其指使同楊漣左光斗倡議移宮威逼康
妃目無

先帝且靈邪害正罪狀非一究問既明着送法
司再加研審依律從重擬罪仍宣付史館垂
示將來爲人臣不忠之戒

丙寅二月戊子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左
都御史周應秋副都御史徐大化僉都御

啓光
謝啓
光也

史臣啓光大理寺卿吳中偉少卿孫杰寺
丞劉廷宣將世揚公鞠之俛首之供一一
如鎮撫司所讞遂合詞奏曰惠世揚賦貌
猙獰操心險惡冒居諫職罔思率繇正路
甘作俟門傍戶之徒自恃要津顧乃嫉妬
端人賸有植黨行私之計目不識倫常之
類義口不道忠信之言結納最工首比汪文

言覬通

大內夤緣更甚繼因王安遂倡異謀當

先帝上賓之辰政

聖主哀慕之日文武臣工誰不隕鼎湖之泣

宮闈內外曾何有纖芥之嫌乃世揚等突倡
移宮輒捏垂簾之橫語竟令徙處復架盜
竇之虛誣是致

康妃幾于投繯

八公主幾于赴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非

八司寇昌言力挽臺臣抗疏死爭禍之成也
于汝安乎旋懼露而托病以歸頓作潛形
之鬼魅及逮訊而聲言願死何殊扞網之
冥頑蓋揚左畜無計而欲合其謀與與
君之心故敢做敢為妄要功于定策世揚濟滔
天之惡故協謀協力幾速禍于禁闈曾不
思離間

皇家骨肉之條罪在不赦又不思交結近侍官
召命員之律法豈獨輕彼青衣小帽彼科臣所
屑為而世揚為之粧扮何殊傀儡彼內直
潛身又豈外臣所敢犯而世揚犯之行藏
豈顧刑章拷訊終無一詞已知身作之孽
其罪狀原無可借難逃不道之辜宜服上刑
用伸黃京獻買斷春端依罪狀甚明又查
國法奏入

詔曰

先帝賓天之日惠世揚與楊漣左光斗同惡相
濟造語垂簾希功定策致康妃母子踉蹌失
所先經黃克纘賈繼春論劾罪狀甚明及查
其串通汪文言入王安直房褻衣密謀則離
間親親交結近侍大惡備矣重辟允當卽依
擬行

壬寅太常寺卿劉廷元奉
召命至上言梃擊一案微臣實首其事紅丸移

宮三案臣實義激于中如
選侍之移宮也宜待以候

命而行之法陡以垂簾聽政媒孽其間其誰服
之若輩自謂非借大題目難徼大富貴難
設大網羅不知惡孽旣盈禍機旋伏可見

三祖
十宗之靈炯炯若爲殛之矣奉

旨 具在梃擊案中

具史臣曰移宮一案造自權璫煽于邪
十宗之靈黨當是時也微我奉

皇上雖照當空乾剛獨斷將貫高之計得行共
堯之羣難渙爚亂世界熒惑聽聞有
不可勝言者自黜王安而諸黨寒罪

命而行之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等而全
局破羣陰一撥杲日中天昔宋邢恕
造定策之說以誣宣仁而蔡確居之

皇上斷不疑元祐諸君子惡而斥之是矣而
不能明正其罪告之天下播之後世
破其陰謀散其徒黨卒使章惇京卞
挾其邪說復從而緣飾之以貽紹聖
專之禍矣曰史臣曰

皇上既詔法司明正刑章復
命臣等嚴加斧鉞俾彙集正言量摘邪說于是
黑白判于指掌邪正較若列眉而

皇上仁孝曉然于天下萬世矣
聖明之慮遠哉
丙寅三月己未工部右侍郎仍監察工程
事崔呈秀奏曰史臣編輯

三朝要典起於乙卯止於辛酉七年之中起三
大案蓋諸姦諸孽于骨肉構風影于
宮闈誣妄淋漓于筆端播煽招邀其徒黨賴
皇上神明洞燭

勅法成書以揚

祖德而肅臣紀甚盛臣敢本末言之初年奏
請建儲正也已而呂坤遂翔閨範圍說陽頌

天皇貴妃而陰居護持之功飛誣流譁遂生猜
望取忖因萌微倖嗣是捏造憂危竝議會逢

上怒巧卸之人而給事戴士衡御史樊玉衡戍
遣矣大學士張位且削籍矣而浸淫邪說
羶慕竒勲暫快驅除遠基封拜則又刻續

憂危竝議一書布散
朝堂詭稱朱東吉撰若謂
東宮之吉語也皆姦書也

聖祖震怒大索爰有姦書之獄使非
天縱慈孝讒夫乘而間之何慮不爲江充蘓文
聖祖欲遲
中宮毓嫡以隆大本輔臣將順
帝美急定以絕旁囂

主聖臣忠父慈子孝萬古無兩而前年鄒德泳
猶抗章追論以揚三案之波而助其譏

藩封之國自是恒典久安藩邸之
福王府第成而之國甚尋常事禮臣孫慎行
等妄居格心之功衆譽掀天之業附會文
致厚誣其

主有立少之心而已居元功以希爵祿欺天罔
人孰甚此者乎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日也羣臣即矢

憂盛危明之謨不當有疑謗居功之實至

持挺之顛夫一介掃除之隸縛而聞之

上屬之吏矣發

顧命而御藥登

大寶而移宮莫非經正之事幻作非常之功慎

行訑訑自外至倡議討賊駭俗驚愚猶之

國居功之故智也就事論事雖分三案藉

口

國本實同一源昧元成定長之苦心詐爲立

少之諍循分封之國之故事謬託翼儲之

功馴至般移挺藥矯作疑端度幾燭影斧

聲訛爲謗案弑逆大獄未遂湧幢小品先

刊此東林所繇起于詭遇盛于標榜至于

湧幢小品
爲未國楨
撰

三朝史事卷之三
三
晚乃決裂而干
天誅耳王之寀貪暴不容于物論因提牢而造
獄自詫其貨可居陸大受以戶部郎擬定
福府長史而出疏規避翻稱衛護
國本皆讒姦所繇昌而張問達壽張變幻不
可方物初爲少司寇狗之寀以長其姦旣
當察典諉之拾遺以謝輿論身躋院部又
畏其兇鋒察權勢所在一歲九遷以曲致
諂阿真姦貪之雄亂法之首今史臣編輯
宜檢問達支吾反覆游幻之章疏察處超
遷之月日遵

旨加以斷案乃奪姦魄而杜讒口更祈
勅下總裁各官務覈章奏日月無以傳聞增入
反開辯端毋以己意減刪自卽欺妄必詳
必慎如臣所舉數端誣
帝德而竊虛名列其槩于要典簡端而以清其

源用嚴人臣無將之戒典簡嚴而人臣其
上是之曰這本辨妖書並封之國三事本末昭
然皆緣姦人巧立國本名色厚誣

皇祖以驅逐輔臣妄希富貴實與三案諸姦一
脉相貫卽着宣付史館列其大槩於要典之
端用彰

先朝慈孝無令姦黨仍竊虛名混淆國是
史臣曰三案起于數年之內而其槩
已醞釀于並封妖書之國之時此皆
姦人妄希定策借

國本名色以圖富貴一脉遞承轉相附會若
不遡流窮源追尋禍始後世終不知
姦黨之植根甚遠而流毒甚深自

皇上勅臣等詳叙三案本原抉數十年滋蔓之
根垂千萬世如山之案俾

先朝慈孝昭昭揭日月而行則一舉而人倫之

極備矣即有鹿馬之姦亦將何所借
以淆千萬世故山之案

皇國是哉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四

三朝要典後序

是

三朝要典者乃我

皇上遙追

先帝爰

命儒臣編輯成書特

錫以嘉名者也書曰天叙有典此典為天之所

叙而

皇上郎天也則叙之固惟我

皇上又曰辭尚體要蓋辭繁則淑慝之衡不定
惟體要爲可持然則今日欲定是非而光
慈孝信非提要不可書旣成

皇上親灑

宸翰冠於編端

謨訓輝煌千古王言莫敢望焉臣秉謙猥以黥
淺備員首弼欣睹

垂憲芳摹愧未能揚萬分一茲復欽承
休命俾臣等恭題簡末臣敢不稽首颺言臣竊
惟談家法於我

朝蓋不啻金玉式而美善備矣臣所親見
則莫盛於

皇祖之升日恒月泰平四紀興歌而注意尤先
國本又莫盛於

先帝之解雨異風善政千秋爲烈乃哀慕遂至

不延可不謂善

止慈

止孝天地爲昭哉我

皇上聖神纘緒承

玉几以傳心顧

瓊宮而增惋

構堂之思方切骨肉之愛彌周令臣下能將

順其美軼堯駕舜且未足言而柰何有三

案紛紛特爲功名一念所使耳夫功依事

而立者也名附實而彰者也無事而欲

其功無實而欲有其名捕風吹影

宮闈虧

聖德善類之驅除殆盡風波之連蔓相尋有臣

若此

國是何繇定乎天牖

聖衷爲綱常主正論荷

賜環之詔邪說挂

斥幽之條

朝廷於是有賞罰天下於是有是非矣但一世之維存乎法萬世之信存乎史所爲開館纂修刻期責竣者也臣不敏領其役伏

莊誦

聖諭曰卿等須同心協力研精殫思採集周詳持議明覈烺烺

天詔固明示以司南之藉惟是

三朝之議論久紛一家之權衡未確臣與同事諸臣約勿徇一人亦勿枉一人勿遺一事亦勿增一事惟當因人立斷據事直書而諸臣亦各仰體

聖心竭其蒐羅加以筆削事關三案者雖片語而必存其不相涉者不煩稱以傷體蓋執筆時儼有

在天之靈與

皇上明威臨其上也是書成而

三朝之浮誣盡消一代之芳模不朽

父

子

君臣各安其位人心風俗咸底于醕言約而義
則該辭嚴而指更遠稱爲要典豈虛哉然
皆仰仗

聖明指授臣何力之有臣又思
皇上作是書夫亦使爲臣者著于無偏無黨之

義慨自三案起而黨禍滋濁亂

皇朝綱者幾十載今

堯舜在上化偏黨爲蕩平政在此日臣荷

三朝隆義毫無補塞惟耿耿孤衷獨信獨持不

敢稍有攀植以戾

明訓尤願諸司百執寧守經而砥節毋蹈險而

三朝要典卷之五
五

國家以平康之福母叟叟悻悻使其身標烜
赫之名何也典者天之典也棄典即棄天
天必震之

皇上既體天垂教諸臣當奉天不違故臣敢於

要典篇終闡無偏無黨之大義與諸臣同

黽勉亦以竟編中之意云爾

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臣顧秉謙謹序

案秉謙後序於東林許公不置一貶辭至末云聖之循
貶國家以平康之福母叟叟悻悻使其身標烜
赫之名何也典者天之典也棄典即棄天
天必震之
二則明：直刺訶有黨許臣矣是時東林許人斥去畧
盡所云許司百執事非馮銓汝人而何人哉以首輔摠裁而
他日定逆案時置之交結近侍又次等未為不允也韓煥
謫有云天啓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主票中間止遣內
徵者規陳乃刑貴僭濫一奪匡正褒編輕褻阿遂何祥聖
明有頑鈍依阿有負先帝付託之旨允是定評其於秉
謙罪狀可謂得矣

三朝要典後序

我

皇上

光宅丕基

觀揚

先烈頃者以

三朝慈孝昭示中外

命儒臣按輯

三朝要典卷之四
七
詔令章奏次第編纂立斷案晰是非仍

命臣等論讎裁定

賜名

三朝要典書成

上親灑

宸章冠諸篇首臣立極躬逢盛事謹拜手稽首

而颺言末簡竊惟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綱

常而已矣綱常所以萬古不毀者有大權

焉一人操之天下信之即有亂臣不得以

營私奸命而天下治故敦睦克諧樹極于

堂皇而時雍風動翔洽于天下君臣同德

疑信兩忘蕩平渾噩此極治之象也代之

季也主權旁落而誕信相傾亂賊接踵聖

人以憂之故春秋作焉春秋者誅遺姦闡

幽貞定猶豫斷是非非孔氏之書蓋天子

之權也而三綱以明九法以叙若是乎權

三朝要典卷之八
之不可一日無者也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
乘權御世敦典庸禮命德討罪而尤垂訓于
家法首著孝慈錄以風示天下天下象之繇
而不知穆然唐虞之際矣

列聖相承

繼志述事扶綱植紀二百餘年太平之盛將
遞億萬世而無極至我

神宗顯皇帝

英睿天縱太阿獨持

元良蚤建

大本以端偶一妄男子闕入

宮門幾致大獄

慈寧一召

天語煌煌羣喙以息其止慈可信也我

光宗貞皇帝

茂齡踐祚習練

朝章一月之間而疏壅滯膏

善政如流乃孺慕哀毀膏肓已中操藥以進
其色焦然亦臣子之不容已

令德考終其止孝可信也我

皇上以

冲聖之姿當鼎新之會

父子授受

憑几遺言堯舜如在其無垂簾並后之謀可信
也乃挺擊紅丸移宮之說何爲者搆

宮庭骨肉之嫌爲富貴功名之地假嘗藥卻
坐之事恣傾危媒孽之謀一唱衆和煽惑
聽聞黑白混淆東西易位將

兩朝慈孝之名

皇考令終之譽及我
皇上尊崇

遺妃篤厚

弟妹之微猷懿徽幾且不自于天下嗚呼此所謂蒙首惡之誅者也

天聰所徹

聖斷以彰立剖羣疑獨標真是俾嘉言罔伏公

論翕然

威福在握而天下宴如海內喁喁頌

明明后矣

皇上猶汲汲焉以成是書者蓋彰癉行于一時是非垂之萬世繁言淆亂則疑以滋疑方冊可徵則信以傳信試一披覽間時歷

三朝事綜三案編年紀事綱舉目張貞邪較若列眉法誠燦于指掌於都哉直與堯舜之典謨孔氏之春秋論烈比隆而

先朝明明倫大典一書所爲易也合符者矣然大典之所明者倫也倫萬古以爲昭原非曲

大學隅見所能終晦今郎不明後當有明之
夫博者若乃典一書
宮闈邃密之地幾微疑似之間邪說橫流孰
分真贗不從耳目所覩記者炳丹青揭日
月而行之安能令遐陬僻壤百千萬禩之
後曉然明白無所疑惑也倫以彌綸天地
故稱大而是編所紀則
三朝之盛德令名繫焉故稱要總之有典有則
以詒訓來茲則

先聖

後聖其揆一耳嗚呼一字是非千秋袞鉞爲人
臣子當敦典綏猷之世不精白乃心以仰
承

休德對是編能無汗慄故曰爲人臣者不可不
知春秋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臣黃立極謹序

狀卷

三朝要典後序

三朝要典既成

皇上親御

宸翰于其端輔臣各序其後臣銓至愚極陋備

員

綸扉得仰窺

聖孝與夫當世得失之林宜有一辭綴未簡謹
拜手稽首颺言曰自古世道之治亂以人

心爲徵人有恒性循其恒則安安則治失
其恒則變變則紛紛則飾無以爲有張小
以爲大標榜其形似以亂真徵逐其機權
以竊功名富貴至有冒不韙而弗恤者噫
此聖人所以作春秋也後世見春秋誅罰
之筆大書特書不一書辭嚴義核而不知
皆所以行孝經之意而佐德教之不逮故
聖人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者詔
萬世以恒春秋者維一時之變夫惟不恒
而後有變使人人率其恒性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其有不若者司敗操三尺繩其後
天下不長享無事哉蓋三案之興

國家一大變也我
神宗顯皇帝

魁柄獨操
元良首建

祖宗實式憑之

慈孝天性何煩調護而居妄一男子爲竒貨不
輒宗亦詭乎我

光宗貞皇帝憑玉几導楊末命因哀得疾

聖德考終媿政芳猷千秋共仰而致謗於藥不

亦誣乎宮待

命而後移禮也我
皇上子承

父統何藉人爲無端造垂簾之說以貪天功上
負

先皇下虧臣節不亦忍而肆乎蓋倡者借

國難以營私不顧置

君父於何地和者蓄墨兵於胸臆必欲令善類

之一空

天地日月宛然而孤嗥猥噬恬不爲怪真古今

所未有矣

皇上神聖聰明

孝存繼述

毅然乾斷舉從前邪穢之習一旦滌除嘉與天

下更始正人君子次第升庸儉類孔壬後

先投比而猶謂不臚列不足以垂鑒不昭

布不足以行遠爰

採庭議

命史臣昉我

世宗肅皇帝明倫大典纂輯爲書

賜名

三朝要典凡五閱月而告成事條分縷析綱舉

目張得失之故燦然明備以稱曰要聲實

符矣臣竊惟

皇上之要典不特可以繼春秋之絕筆而併可

以繹孝經之微言何者春秋刑書也其德

爲其道爲權故讀之而亂臣賊子懼孝

經生理也其德爲萃其道爲恒故讀之而
忠臣孝子感名雖異而實則互相發明者
也是書出可以見彞倫名教之在人心不
可磨滅雖魑魅魍魎之徒號召羽翼欲顛
倒一時之是非而不能遁形於睨見靈消
之後又以見

本朝家法慈者相承美善全備雖當時事控
僣之際而原無絲毫纖芥之可疑至於勒
正論者雖獨不遺附邪說者雖衆必擯嚴
而不漏核而有體微顯闡幽光昭

令德誠

聖子神孫億萬年道揆之矩亦羣工兆姓千百

世法守之資謂

皇上之春秋可謂

皇上之孝經亦可也擴而充之卽二帝三王治
天下大經大法當不外是

在天之靈其欣慰而無怨恫矣乎臣銓幸從輔
皇上臣後兼總史事緝閱之餘雅得要領因述
皇上其梗槩如此若我

皇上仁孝之性明武之資實出古今臣雖連篇
累牘亦無從蠡測萬一矣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臣馮銓謹序



